

新民晚报

人生到了秋天,难免怀念春天。

大学毕业后,同学们的工作轨迹在不断变换。上个世纪八十、九十年代,班中陆续有8个同学去北美。

浩瀚的太平洋把我们分隔在东西两岸,就像两条平行轨迹,沿着各自的时空前行了三十余年。

去北美看看同学们!2016年的春天,大学同学聚会,我提出建议,感兴趣的同学不少,都说有意思。

今年春节后,我把北美旅行计划微信给了身在彼岸的同学,引来一片欢呼:“一定到我家来住住,我把出国那年的茅台酒拿出来招待你们,咱一醉方休!”

现定居在美国洛杉矶的老师,成了我们北美行程的设计师。他建议说:你还是到美国后,一段一段购买当地的旅游票。如随上海旅行社的团来,行程被排得满满的,一定没有时间去探望同学。

飞机升空的那天,上海的高温天也如我们火热的心情拉开了帷幕。

飞机在洛杉矶机场缓缓降落。下午4点,我们到达预订的“林肯酒店”。总台告知我们:店里不供应晚餐。120美元一晚的酒店居然不供应晚餐!无奈,只得得到周边逛逛,寻找晚

三十年后相会

陆海光

餐厅。不逛不知道,一看,全是中文店招,嘻嘻,这哪像美国呀!简直是中国小城镇的一角。

完成了黄石公园和拉斯维加斯的旅游后,老师驾车4小时,把我们到拉斯维加斯拉到洛杉矶。我们真不敢相信,78岁高龄的老师驾车还如此灵敏。他说,每天坚持游泳。

在美国,第一个邀请我们作客的,是我班的原学习委员。一见面,她还是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模样:精力充沛,说话滔滔不绝。

她现住的别墅原是一家具商住的,被她买下后,装修得富丽堂皇,且具艺术性。她在一家以色列餐馆设宴招待我们,闲聊时介绍了她的先生。先生到美国后读的是医学统计,后歪打正着,被华尔街招去搞金融模型,于是一家子走上“康庄大道”。

参观完旧金山市容,金门大桥,和豪门贵族在十七里湾的秀美的海边别墅。我们班的原团支书辛子,驾车专程到水族馆门口迎接我们。辛子在我们

班是个才子,到了美国后又多才多艺。在他家,我们兴奋长谈之余,他为我们演奏了扬琴《喜洋洋》,二胡《赛马》,弹奏了钢琴曲《致爱丽丝》,让我们欣赏了他的书法作品。当我们把录像转发到同学微信群时,引来一片欢呼。辛子和他的夫人现在加州的一所外国语学院做中文教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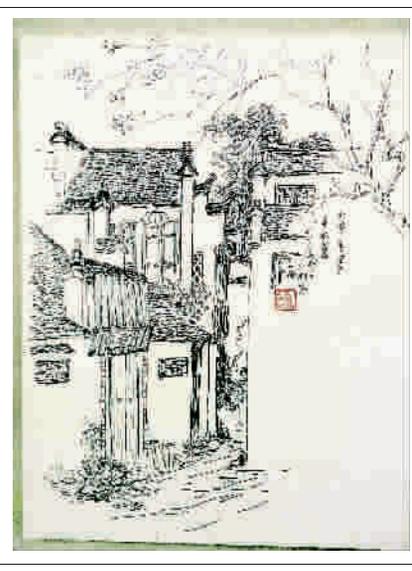
辛子在陪同我们参观斯坦福大学时,向我们谈及1991年到达美国后的困境:当时,我带了两个大箱子,一下飞机,一个箱子就被航空公司弄丢了,全是亲朋好友送的新衣服。我带了800美金,交掉700美金学费后,还剩100美金,这前十年,我在经济上很是拮据和坎坷。

斯坦福大学的建筑群像一部恢弘的交响乐,一条中轴大道的终点是一座教堂。我想,人只要有信仰,坚持理想,一定能抵达希望的顶点。

清晨4点,辛子驾车开了3小时把我们送到旧金山机场。我们飞到了温哥华。在我见到过的美丽的小镇班美玩了一周,那里没有我们的同学。我们继续飞加东。

飞机在加拿大多伦多降落时,已是午夜。前来机场迎接,并抢着帮我们搬卸4个大箱子的泰步骄同学。他现在搞金融,9个月在上海,3个月在多伦多。时间对他来说,是一寸光阴一寸金。

在多伦多,我还有一位关系更密切的同学老陈,他和我是同桌。他古典汉语极好,原想留校当教师,却被阴阳差错地分配到他不喜欢的机关工作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他去了加拿大。他知道我爱吃



宏村写生

赵建平

海鲜,亲手做了龙虾、三文鱼等一大桌菜招待我们。统筹交错间,他诙谐地提及初到加拿大,在一家餐馆用“古典汉语洗了10年盘子”。

现住美国费城的孙荣同学,在我们从上海出发前便关照我们:他7月10日飞上海,要参加一场亲戚的婚礼,得20日回到费城。所以我们将行程改在8月12日从加东飞美东。见面时,孙荣同学的夫人说:他高兴得一晚没睡着!孙荣拿出了1982年我俩在庐山的合影。这张照片我还真没有。他说,我还是他在大学时的入党介绍人。

时光飞逝,但青春的记忆已定格。

孙荣同学的家到居住在新泽西州的托尼家只有1小时的路程。这次两个人见面,居然还是到美国后的第一次握手。

托尼去年在一老年社区刚买了一幢新别墅。社区环境静谧,清晨能看到麋鹿在安静地吃着带露水的嫩草。晚间,在品尝他夫人包的水饺时,他说“1986年去美国。为了赚钱读书,到美国后,他在一家中餐馆做跑堂,晚上住餐馆阁

楼上。同是做小工的上一代广东人福建人喜欢搓麻将,吵得他根本无法复习功课。每天只得在学校图书馆坐到最后时刻,坐最后一班公交车回来。他的哥哥在洛杉矶,为了省钱,电话也只能偶尔打打。有一个雨夜,他突然觉得很孤独,于是打电话给哥哥,话毕,哥哥告诉他今天是他的生日。他忍不住泪如雨下。

托尼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电影局工作,父亲是著名的生物学家。据我对电影局人事的了解,当年他如不去美国,或在上海电影事业上,或在电影管理上会有一番作为。

时光不能倒流,只能用来回忆。

返回祖国的那天到了。托尼驾车把我们送到肯尼迪机场,深情地和我们拥抱告别。他那高大的个子默默地站在那里,目送着我们进入机场海关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“租房入院”之我见

邓为民

报载,青海省首个以“租房入院”为养老服务的养老机构近日正式挂牌,探索通过“租金+个人承担+政府兜底”的方式,解决部分老人养老的后顾之忧。

过去,也有以老年人服务对象的“以房养老”项目,但响应者寥寥。原因就在于“以房养老”是以房产抵押的形式进行,老人去世后,很有可能自己的房产也没了。这样的养老模式,不仅老年人不愿意,老人的子女也会有不同的看法,实在难以让各方接受。而在“租房入院”的模式下,老人仍然拥有房产的产权,所以更受到老人与子女的欢迎,也就更具有了可行性。

当然,房产的产权未变是一个因素,关键是其优点还有不少。一是因为产权还在老人手里,老人的主动性就大大增强了,一旦在养老院生活不适应的话,还能回家养老。二是相较于“以房养老”的复杂性(老人和子女很可能也搞不懂那些繁琐的条款)，“租房入院”就显得简单了许多。三是一旦签订了协议后,老人房产的租赁就有专门的机构去运作,解除了老人的后顾之忧,可以使得他们能够在养老院里安心养老。

“租房入院”的最大益处就是减轻了老人和其子女的养老负担,而集中供养也能相对降低社会成本,可谓一举多得。所以,如果小范围试点后得见成效,倒是提供了一个养老新思路。只有老人的挑选余地变得更大,才能督促养老院的服务水平有更大的提高。



夜光杯

食蟹时佐以姜,盖因蟹是寒性的。反之,对一些热性的疾病,蟹有辅助治疗的功能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谈到,蟹有治“胸中邪气,热结作痛,目眼歪斜,面部浮肿”的作用。含一口盐蟹汁慢慢咽下,咽喉肿痛可消解。

蟹亦可治生漆中毒。

宋人洪迈的《夷坚志》记载:宋孝宗五年,襄阳有个抢劫犯脸上刺字后被发配,为了防止犯人再危害于人,又用生漆涂其双眼,犯人押到狱时看不到东西,狱吏将蟹捣碎滤汁滴眼,两天后眼睛恢复如

食蟹闲谈

司享

常。又有记载:一富贵之家刚娶媳妇,新媳妇突然身体发热,双目肿胀。请来的大夫看到新房内床、椅、梳妆台漆光耀眼,知道病人是中了生漆的毒,便用生蟹、青黛一同捣烂后敷,不久即病愈。

蟹含有高蛋白,不同蟹类的蛋白质也不一样。如果吃蟹的人不适应它的蛋白质,也会发生过敏。前几年笔者去美国探亲,即将回国前,食用了一只蓝蟹(blue crab,学名 Callinectes sapidus,产于大西洋西岸的马里兰),味极鲜美。不料第二天开始,脚、手和腰部便红肿生泡,几天内波及的面积成片,痒、肿、痛且体温升高。自行购买茶海拉明服用,稍有好转。后回国又在龙华医院配了专用的药膏涂敷,才完全痊愈,前后有一个月之久。

而食蟹致死的事情也偶有发生。据1924年出版的《老上海》记载,清同治年间,有一个叫时南峰的名士,嗜蟹如命。一天,有人送他上品大闸蟹一筐,他吃得很过瘾。席间,见案头上有几只红柿,随手拿来吃了几只。不一会便感到腹痛,至晚间腹痛更剧,又吐又泻,四肢发冷,眼睛翻,嘴唇青。家人请来大夫给他服用壮热的药,但为时已晚,至天亮一命呜呼。

七夕会

活的美好愿望和期许,可能有少数幸运者能够做到,而大多数人,或多或少会遇见沟沟坎坎,有时候让你猝不及防甚至防不胜防,真心希望所有遭遇不幸的人,能够直起腰杆,勇敢坚强,把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下去。因为除此之外,我们也别无选择。

生活不会以每个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,你喜欢和希望什么就给你什么,你不喜欢和希望什么就不给你什么,那是痴人说梦。真相很可能是事与愿违,你怕什么,却偏偏来什么。无论如何,儿子,妈妈还是祝你一生平安!希望已经成年的你,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,勇敢地面对生活里的种种颜色,哪怕它再不好看。

老人。我老爸不无欣慰地对我儿子说:你小时候几次生病住院,我和你外婆都来医院看望陪伴,外婆累得胆囊炎也发作了。现在外公老了,生病住院了,轮到你来陪伴外公了,外公很是欣慰,开心。也许,这就是生命延续的意义和价值吧,我们要把从亲人那里得到的爱,传承下来,回报过去,乌鸦尚且知道反哺,做人又怎能知恩不报?

现在有些年轻人,面对父母给自己创造的优渥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,都觉得很天经地义,心里嘴里还常有抱怨,诸多不满。其实,哪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啊?每个人,迟早要经受生活的历练,命运的考验,或早或迟而已。一生平安顺利无坎坷,是每个人对生

结束暑假,在送儿子去火车站回北京的路上,他不无遗憾地对我说,这次回到上海,本来计划要去看大英博物馆的百年百物展,可是却几乎没有时间。外地的同学还都羡慕他家在上海,说是天赐良机。我沉默良久,说儿子的这个暑假,的确过得十分辛苦和忙碌。我只能不无歉意地对儿子说,你辛苦了!但,这就是生活!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它真实的底色,其实常常并不绚丽、柔和、悦目,有的时候,很可能是坚硬、沉重和灰色的。无论如何,它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都是美好,但也不会像我们惧怕的那样都是糟糕。坦然面对并担当,才是一

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。七月中刚回上海,儿子的奶奶就因病住院,几次转院,作为孙子,儿子都要去探望,并代他那自己患了重病的爸爸去奉汤送菜。他的爸爸是个孝子,对他年过九旬,多年前便已丧偶的妈妈的好,那是有口皆碑的。

和大多数父母和睦,家庭完整幸福的孩子不同,在儿子尚且年幼,不到十岁的时候,我和我的爸爸就结束了彼此不合适的婚姻,分道扬镳,儿子随我生活。从此,为了见到爸爸,小小的他就开始了在两个家庭之间的辛苦奔波。人各有命,既然如此,也就各安其命。儿子的爸爸最近一两年来疾病缠身,甚至被一家三甲医院怀疑得了恶性肿瘤。为了检

那个辛苦的假期

月牙儿

查确诊,他数次住院,反复检查以求确诊。作为儿子,自然又是他义不容辞地跑医院。他骑车奔波在路上,烈日炎炎似火烧,每日高温酷暑难耐。这个夏天,对于儿子来说,真的是个苦夏!树欲静而风不止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他的爸爸还在等待各种检查结果的时候,我的老父亲,从小帮着我一起抚养儿子长大的老外公又发病住院手术。

我爸住院手术的时候,儿子连续几天每日浦西浦东来回奔波,去医院陪伴他心爱的外公,帮助我的兄嫂一起照顾

养育

